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諸儒

張橫渠先生名載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之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爲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
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予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
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
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聞先
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
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又曰。他只是學个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个恭。又學个安。

邵康節先生名雍

程子明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

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
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
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
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
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
無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

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若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㬙曰。先生少愛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

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旣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師尊之衞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淸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聞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尙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後其言乃驗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程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旣知之安用以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 程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

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曰。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

須二十年功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撝謙曰論語曰日月無忘其所能若加倍法果有理亦不宜忘○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所言數依其

出推之亦只是硬排未是至數用心於此大是害事。其先天四圖實是作易本原二程不能得其說。何也恐亦只是各是其是若孔子之受善則康節自不能隱其說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杷下每慚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龎公之句先君和云覲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朱子曰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無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方好

○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得別盡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會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

此

撝謙曰只算數一事未免枉用心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此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胡康侯先生名安國

公入太學。晝夜刻厲。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文課。將以優劣爲去留。皆爭先自送。公獨徼還差帖。紹聖四年。登進士第。答策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稱善再四。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再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奉旨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屬吏希蔡京意。稱二人爲范純客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帥曾公廣孝來唁。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再鞫獄不成。直除公

名動。停退居荊門漳水之上。以臺臣辨明復官。政和中除成都府路學事。上章侍養。丁令人憂。服除。余深入相薦公。有旨名對。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名上殿。中大夫捐館舍。終喪謂子弟曰。吾舊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買田營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侍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郞。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郞。三辭不允。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忌名

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今正位宸極於古訓不可不考顧擇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又言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

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大權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宜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拔爲國論。須諸中外。以次施行。然後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不識安國。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唯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時門下侍郎耿南仲。憾公。諷臺諫。倚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貶黜。削

淵聖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名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昔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權衡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憂。一舉而兩得矣。㮚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子公嘗有

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剏其遊外州郡。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詈如公策。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嘗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爲黨與末殄議

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布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說。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率相屬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京城已困矣。圍益急。命名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半。每

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建炎初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心在王室實欲趨命值黃潛善方得政斥逐忠賢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開之道塗撥以愚見尙多未合黨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

擊遂罷除命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縣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旣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乃思濟

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靡光陰、耽味文采而已

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

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

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

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

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

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

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乃正位

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
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
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撿正黃龜年
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
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
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
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同列有違經訓縱
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
力引勝非爲助擬進 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公此番借與秦檜同進退然是時秦檜情事尚未露知人洵難）休於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頹然當世之念矣公於春秋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采拾辨正窮研玩味游咏沉酣者三十年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

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裔翟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郎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
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
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
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
十三日殁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
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
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度
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
德業竟止是奕耶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

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忌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荊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奉卮酒爲壽公慼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隉豈吾徒爲宴樂

之曰敢辭其人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
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
於言動雖燕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惰色語孟五經諸
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
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無臨深以為高
見怠慢不虔必顰蹙曰流光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
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
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
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

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毋論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遜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說也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飮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

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游酢顯道謝良佐也時顯道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忍。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蘗。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

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飲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謝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

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 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名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 不寢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 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嘗周流天下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三人寅寧宏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潁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

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克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撿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

謂克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以上行狀畧皆伊洛淵源錄所載稍節

南軒張氏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斯文矣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熹親見文定家說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証得個行夏之時四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他所說盡

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竄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是不敢臆度了

張南軒先生名栻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之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

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事一時至於公論之久長葢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晰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葢其常言有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毎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葢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

淳熙辛丑二月先生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在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

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日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生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朱子與子靜書曰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

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與劉子澄書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與吳茂實書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

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撝謙曰。學問切忌見未周徧而先有所主。內未明通而外已堂堂。從事王陸之學者。多有此弊。

答項平父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

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楊謙曰道有三統君師皆然道至朱子而始有家法可傳其拮据盡力日不暇給眞有神禹八年三過之意其貽謀本末悉備亦可謂闢石和鈞王府

則有然歟之二程氣質已未免稍偏於剛有帝降而王之勢天生陸子以磨切之陸子之道雖未得中然數百年之後乃生陽明王子適當朱門末學之已弊而遂禪正統陸子於陽明其猶契之於湯乎尚質從簡其地道乎

朱子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个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

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

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的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

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个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看他意只說吾儒絶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的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的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的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

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功夫。○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的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

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然

此大抵他只要拗纔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又曰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是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的却是中門關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

撝謙曰文公所說子靜諸弊不知後來子靜亦稍

改否○然後人此弊尤甚○存此不削○以當藥石也○
先生言太極○以通書曰一曰中當之○而力辨無極
之非○夫無極而太極此語不可非也○而太極之爲
中○則無可疑也○但先生於中之理○亦未分明○而與
晦菴辨論之書○詆濂溪過於憤厲○故晦菴答之○以
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
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
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
君子長者之意乎○其未有云○區區鄙見○不敢不爲

老兄傾倒。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後晦菴終以理爲太極。未免毫釐千里之差。而於大學或問。仍以理爲天然自有之中。於先生之說。亦未爲悖也。但先生空抱一中之旨。不能明其所以。而於垂世立教。反有過焉者。豈非朋友講習。貴以虛心相和。摩以歲月之久。如麗澤之相滋乎。若平居各講其說。隔年歲而一辯難焉。多見其牴牾而不相合也。

先生嘗曰少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

撝謙曰先生自小便敢詆斥先賢此誤後學而啟其放肆不細○禪家於濂溪明道尚猶取之於伊川便不喜陽明亦然至蘢溪詆之謂人到執已自是處雖以明道爲之兄亦無如之何夫伊川在當日人莫不推其孝弟明道倡明道學伊川率先從兄力行其說明道薦士於神宗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頤爲首。當時司馬温公。呂正獻公。等皆當代偉人。極言推服。及門諸子。奉明道者。無不依歸正叔。必有以見其從兄之美也。乃數百年之後。而儉蒙不弟之名。胡爲乎來哉。蓋後世之人。喜圓惡方。喜柔惡剛。伊川氣質剛方。故惡之也。

或勸先生著書。先生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揭謙曰。今人動引先生此語。余謂此語。唯可爲孔子道。非子靜所及也。

楊敬仲簡主富陽簿。先生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攜謙曰。先生之學近禪。然其實非禪。如禪學則以知是知非者。非汝真心。○世間留心傳註。而蹈於榛塞者不少。先生之不尚文字。真足與紫陽之學

相濟。乃知造化生才。眞有用藥之妙
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朱子詆先生。朱子復書曰。南
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
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先生知荆門軍。郡有追逮。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
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
詞自毁之。以厚其俗。
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
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

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撝謙曰。欲去此病。非文理密察。則不可遽有所執。

諸子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

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朱子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撝謙曰。莊子楚人。自古以南爲陰。方又爲鬼方。好

虛無清淨莊子之說只是太放曠其實後世南方言學者多祖其意○後人多以無爲太極謂之不落陰陽不知早已落了陰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方是不落陰陽處○周時佛教雖未入中國當時如關尹子中已有楞嚴語意墨子兼愛已有捨身意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淸談相尙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俗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板蕩。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

氏之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撻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

理有如西晉至使戎寇諸羌侵處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摽搖隉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胡氏之論至矣

問老子中國之至人也。何以崇其道。害乃如此。擒謙曰。人皆喜淸淨無爲。怠而廢禮。則胥淪於禽矣。聖人以盛陽之道包之。而不使人心之潰決。此三代以後。所以復有人道。而後天所由開也。

荀子

程子伊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撝謙曰三子於三言皆不可謂無得但所求有不同耳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其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

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大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

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蘇子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其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

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唯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誰能禦之○蘇氏之學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遊戲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譏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東坡若與伊洛相排不

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撿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个要遺形骸離世俗的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鈎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䘏飲食亦

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撿。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

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
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
他。故覺得他好。○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顔
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
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攜謙曰。近友人論賈易劾東坡事。以謂立黨。余謂
賈易身爲諫官。見從臣詆湨於朝廷之上。理當舉
劾。當時不知者。謬以蜀黨洛黨目之。而後世言學
者。或以此議及程子。過矣。○東坡自言其父殺人

報仇。其子必且行切。老泉作辨姦論以詆介甫。後介甫以執拗致敗。東坡見其父之言有似於先知。即以此詆伊川上書。言深疾程顥之姦邪。此所謂行切者耶。觀其中庸論。乃詆子思。又何足論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終